

清儒劉文淇史傳文獻編撰之類型、體例 及其人物分類和關係之研究*

謝成豪**

摘要：本文研究清儒劉文淇（1789-1854）的史傳文獻，而其史傳文獻著錄於《劉文淇集》卷八至卷十之中，共二十七篇。此二十七篇的文體，分成「人物傳」、「墓表」、「墓碣」、「墓志銘」、「行略」、「祭文」。其傳主有男性、婦女和家族，如〈戴靜齋先生傳〉、〈劉迪九先生墓表〉、〈清故貢士梅君墓誌銘〉、〈薛君家傳〉、〈嚴節婦傳〉、〈先母凌孺人行略〉等，可謂文獻充備、能研究的對象多元，欲藉此以探究劉文淇編撰的類型、體例及其人物分類和關係。

關鍵詞：史傳、劉文淇、史傳文獻

* 收件日期：2019/06/30；修改日期：2019/09/11；接受日期：2019/09/20

**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In the Qing Dynasty scholar Liu Wenqi's research on the Types, Styles and Classification and Relationship of Historical literature*

Hsieh, Cheng-Hao**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historical literature of Liu Wenqi (1789-1854), and his historical literature was recorded in the “Liu Wenqi Collection” volume eight to volume ten, a total of twenty-seven. The styles of these twenty-seven articles are divided into “Biography”, “Tomb table”, “Epitaph”, “Funeral oration”. Biographical characters include men, women, and families, such as “Mr. Dai Jingzhai’s Biography”, “Liu Dijiu’s Tomb Table”, “The Qing Dynasty’s Gongshi Meijun’s Epitaph”, “Xue Jun’s Family Biography”……, the literature is full and the objects that can be studied are diverse. I want to explore the types, styles, and characters and relationships of Liu Wenqi.

Keywords: Historical biography, Liu Wenqi, Historical literature

* Received: June 30, 2019; Sent out for revision: September 11, 2019;

Accepted: September 20, 2019

** Assistant Professor in Soochow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School of Liberal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

一、前言

清代著名經學家劉文淇（1789-1854），字孟瞻，儀徵人。嘉慶二十四年（1819）優貢生。《清史稿·劉文淇傳》稱他「研精古籍，貫串群經。於毛、鄭、賈、孔之書及宋、元以來通經解詁，博覽冥搜，折衷一是。尤肆力《春秋左氏傳》。」¹最後完成《左傳舊疏考正》和《左傳舊注疏證》。劉文淇除考訂《左傳》舊注疏外，還校讎方志，代表作有《楚漢諸侯疆域志》三卷、《揚州水道記》四卷。然不以文名，所作詩文，意存寄託而已，著有《青溪舊屋文集》十卷、《詩集》一卷。²據此，臺灣學者曾聖益（1967-）先生點校整理成《劉文淇集》³。

本文所要研究劉文淇的史傳文獻，皆收錄於《劉文淇集》（原《青溪舊屋文集》十卷）卷八至卷十之中，其卷八有〈寶應喬君傳〉、〈戴敬齋先生傳〉、〈王峙亭先生家傳〉、〈文學汪君傳〉、〈文學方君傳〉、

¹ 清·趙爾巽等：《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二（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頁13274。

² 劉毓崧〈先考行略〉：「為文淳茂典實，大抵有關於經史同異、金石源流以及表微闡幽之作居多。偶有吟詠，亦意存寄拖，不為空泛之詞，著有《青溪舊屋文集》十卷、《詩集》一卷。」曾聖益點校：《劉文淇集》碑傳，〈先考行略〉（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頁346）。按：《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第1517冊，收錄清·劉文淇撰《青溪舊屋文集》十一卷，其內容卷一至卷十題作《青溪舊屋文集》，卷十一則題作《青溪舊屋詩集》。

³ 曾聖益點校《劉文淇集》，曾聖益於書中〈前言〉有言：「茲所收錄，除《青溪舊屋文集》及其內含詩集一卷外，餘分為四部分：一為增補，包含文集未收之詩文及劉文淇《藝蘭記》、《楚漢諸侯疆域志》二書。二為劉文淇之傳記資料，另附劉文淇雙親之碑傳於此。三為友朋致劉文淇文集中書札之對照參考。四為劉文淇各書相關序跋及提要等資料。」曾聖益點校：《劉文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7年），頁22。

〈薛君家傳〉、〈方節母家傳〉、〈汪母楊太孺人家傳〉、〈嚴節婦傳〉、〈鮑孝女傳〉、〈吳烈婦傳〉、〈周烈女傳〉。卷九有〈誥受中憲大夫道銜懷慶府知府汪君墓表代〉、〈劉迪九先生墓表〉、〈銅陵縣典史程先生墓表〉、〈直隸州州判劉君墓表〉、〈鄉貢士陳君墓表〉、〈處士余君暨妻姚孺人合葬墓表〉、〈烈女劉氏墓碣〉。卷十有〈文學薛君墓志銘〉、〈清故貢士梅君墓志銘〉、〈清故貢士戴君墓志銘〉、〈附監生丁君妻劉氏墓志銘〉、〈先府君行略〉、〈先母凌孺人行略〉、〈祭洪桐生師文〉、〈祭薛子韻文〉，共二十七篇。

此二十七篇的文體，分成「傳」、「墓表」、「墓碣」、「墓志銘」、「行略」、「祭文」⁴，其傳主都是清代人物，可作為本文研究的對象和文獻材料，有其一定的價值。欲了解此價值可以先從劉文淇編撰史傳文獻的類型和體例著手，進而探究其史傳人物分類及其與史傳人物之關係，最後，總結其編撰史傳之目的及貢獻。

⁴ 吳承學〈哀祭類文體〉一文指出：「晉代之後，祭文大量出現，其使用發生了很大變化，主要用於祭奠親故亡友以及前代賢達，記其言行，表達作者的哀傷之情。如晉王沈〈祭先考東郡君文〉、庾亮〈釋奠祭孔子文〉、潘岳〈祭庾新婦文〉、陶淵明〈祭程氏妹〉、〈祭從弟敬遠〉、梁徐敬業妻子劉令嫻〈祭夫文〉等。唐宋以後，祭文的文體體制比較固定了。正如徐師曾所說：『按祭文者，祭奠親友之辭也。』祭文的名篇佳作非常多，如韓愈的〈祭十二郎文〉、〈祭柳子厚文〉、歐陽修的〈祭梅聖俞文〉、蘇東坡與王安石的〈祭歐陽文忠公文〉等。」（吳承學：〈哀祭類文體〉，《古典文學知識》，第 4 期，2009 年，頁 123。）可見晉代之後「祭文」以哀悼人物為主，本文將劉文淇的〈祭洪桐生師文〉、〈祭薛子韻文〉兩篇祭文，列入史傳文獻探討。

二、史傳文獻編撰之類型和體例

(一) 編撰之類型

依據劉文淇編撰史傳文獻的內容，可分成「自撰」和「他撰」兩大類型。所謂「自撰類」即劉文淇自主自願為傳主撰寫其生平傳記，這一類多半是劉文淇景仰某人之德行風範，主動為其立傳以示後人，如：〈先府君行略〉曰：「文淇苦塊餘生，昏迷贅亂，於府君懿行，罣漏實多，然不敢以無實之辭誣我先人。」⁵〈先母凌孺人行略〉曰：「謹撮舉生平崖略，泣血以書。」⁶〈戴敬齋先生傳〉曰：「余故詳述先生（戴清）著書大指。」⁷〈文學薛君墓志銘〉曰：「余故敘述交遊之舊，與君（薛傳均）之鬱鬱無可告者，納諸幽以志余痛。」⁸〈吳烈婦傳〉曰：「余因就田君（田廷模）所書事實，證以素所聞見者為之傳。」⁹其餘像〈文學汪君傳（汪穀）〉、〈文學方君傳（方申）〉、〈薛君家傳（薛長慶）〉、〈汪母楊太孺人家傳（汪穀之母）〉、〈周烈女傳（周絡馨）〉、〈祭洪桐生師文（洪梧）〉、〈祭薛子韵文（薛傳均）〉等皆是此類之史傳。

「他撰類」則為劉文淇受人請託而為傳主撰寫其生平傳記，這一類或因好友誣諉，誼不敢辭，或受盛名所累，有人慕名而來請求撰文，如：〈誥受中憲大夫道銜懷慶府知府汪君墓表代〉曰：「先期其孤保和、

⁵ 曾聖益點校：〈先府君行略〉，《劉文淇集》卷十，頁 246。

⁶ 曾聖益點校：〈先母凌孺人行略〉，《劉文淇集》卷十，頁 248。

⁷ 曾聖益點校：〈戴敬齋先生傳〉，《劉文淇集》卷八，頁 187。

⁸ 曾聖益點校：〈文學薛君墓志銘〉，《劉文淇集》卷十，頁 236。

⁹ 曾聖益點校：〈吳烈婦傳〉，《劉文淇集》卷八，頁 205。

淳熙、介徽持〈狀〉來乞表墓之文。余少與君之考容甫先生（汪中）交，君（汪喜荀）又嘗從學於余，熟君之行事，不可無以應其孤之請也。」¹⁰〈劉迪九先生墓表〉曰：「道光某年月日，寶應劉寶楠楚楨以先人（劉履恂）〈行狀〉及遺書來請銘。文淇與楚楨游最久，不敢以不文辭。」¹¹〈銅陵縣典史程先生墓表〉曰：「道光十九年四月八日，前銅陵縣典史程先生（程應鍾）卒，……冢孫祥棟以〈狀〉徵銘。祥棟與其叔宇光齊名，予先後與締交，得聞先生行義甚悉，宜有銘。」¹²〈直隸州州判劉君墓表〉曰：「君（劉鞏）歿四年，君之子以〈狀〉介楚楨，乞表墓之文，余義不獲辭。」¹³〈清故貢士梅君墓志銘〉曰：「江都薛壽及君（梅植之）妻姪儀徵黃春熙，亦嘗受學於君，謂君之學行不可無所稱述。伐石刊詞，埋諸幽壤，以渴葬不能遠求鉅公之文，而丐文於余。余文何足傳君，君之詩文，其必傳於後則無疑也。」¹⁴其餘像〈寶應傳（喬德謙）〉、〈王峙亭先生家傳（王家幹）〉、〈鄉貢士陳君墓表（陳輅）〉、〈清故貢士戴君墓志銘（戴文燦）〉、〈處士余君暨妻姚孺人合葬墓表（余沅）〉、〈方節母家傳（方申之母）〉、〈嚴節婦傳（嚴道發之母）〉、〈鮑孝女傳（鮑魁瑛）〉、〈烈女劉氏墓碣〉、〈附監生丁君妻劉氏墓志銘（丁晏之母）〉等皆是此類之史傳。

¹⁰ 曾聖益點校：〈誥受中憲大夫道銜懷慶府知府汪君墓表代〉，《劉文淇集》卷九，頁 209。

¹¹ 曾聖益點校：〈劉迪九先生墓表〉，《劉文淇集》卷九，頁 217。

¹² 曾聖益點校：〈銅陵縣典史程先生墓表〉，《劉文淇集》卷九，頁 220-221。

¹³ 曾聖益點校：〈直隸州州判劉君墓表〉，《劉文淇集》卷九，頁 225。

¹⁴ 曾聖益點校：〈清故貢士梅君墓志銘〉，《劉文淇集》卷十，頁 237-238。

(二) 編撰之體例

劉文淇編撰史傳文獻之體裁，皆為「紀傳體」，即以人物為主，事件為輔，繼承《史記》以後，歷代正史體例之傳統。根據此傳統作法，以人繫事為主，若考慮人物之性質、關係或類別，又可分為單傳、合傳、類傳、附傳四種。劉文淇所編撰之二十七篇史傳文獻，以單傳、合傳為主，未見類傳和附傳。臺灣學者魏聰祺認為單傳乃一人一傳，體例簡明；合傳者，合二人或二人以上，因其性質相近，或關係密切而合為一傳。性質相近者，或因行性相近而合者，或因學術同源而合者，或因功業相似而合者，或因氣概相同而合者，或因技藝相同而合者。¹⁵劉文淇史傳文獻中，單傳者，為一人立傳，敘一人之事，例如：卷八之〈寶應傳〉、〈戴敬齋先生傳〉、〈文學汪君傳〉、〈文學方君傳〉、〈嚴節婦傳〉、〈鮑孝女傳〉、〈吳烈婦傳〉、〈周烈女傳〉。卷九有〈誥受中憲大夫道銜懷慶府知府汪君墓表代〉、〈劉迪九先生墓表〉、〈銅陵縣典史程先生墓表〉、〈直隸州州判劉君墓表〉、〈鄉貢士陳君墓表〉、〈烈女劉氏墓碣〉。卷十有〈文學薛君墓志銘〉、〈清故貢士梅君墓志銘〉、〈清故貢士戴君墓志銘〉、〈附監生丁君妻劉氏墓志銘〉、〈先府君行略〉、〈先母凌孺人行略〉、〈祭洪桐生師文〉、〈祭薛子韵文〉這些篇皆屬於單傳。

合傳者，因關係密切，將兩人或兩人以上合為一傳，例如：卷八之〈王峙亭先生家傳〉、〈薛君家傳〉、〈方節母家傳〉、〈汪母楊太孺人家傳〉；卷九之〈處士余君暨妻姚孺人合葬墓表〉等屬於合傳。

劉文淇史傳也承襲正史「論贊體」之傳統評論精神，此體例於文

¹⁵ 魏聰祺：《太史公「成一家之言」研究·摘要》（臺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1年）。

章篇末冠以「論曰」或「贊曰」以進行評論，例如：〈方節母家傳〉論曰：「觀母所為，得不謂有士君子之行耶！母守節時，年三十一，格於例，不獲請旌。或有勸減一年者，端齋謝之曰：『吾母不欺暗室，吾敢誣吾母乎！』端齋性誠篤，而年又長，余與楚楨甚敬之。而端齋顧執弟子之禮維謹，此亦世俗所難能者，其漸染於母教也深矣哉！」¹⁶可見二劉皆敬重方申，其德行可謂深受母教之養成也。〈汪母楊太孺人家傳〉論曰：「余交汪氏昆弟二十年，穀之女又許字余子毓崧。余升堂拜母，得從子姓之列，見母行事甚悉。穀於諸子中最所鍾愛者，然有小過輒對客譙讓。穀面發赤，屏息不敢聲。蓋母甚慈愛，而督責綦嚴如此，故諸子皆循謹有法度。吾鄉汪氏多賢母，劍潭先生之母梁太夫人，容甫先生之母鄒太宜人，皆以苦節教其子，為世名人，母賢實與之埒，和、秦勉乎哉！」¹⁷劉文淇與汪氏兄弟有二十年的友誼，悉知汪母楊太孺人之苦節教子，可謂有賢母必出賢子，遂自願作傳，將母範以示後人。〈王峙亭先生家傳〉、〈鮑孝女傳〉、〈吳烈婦傳〉、〈周烈女傳〉等篇末使用「論曰」作評論。〈嚴節婦傳〉贊曰：「昔歸熙甫述陶節婦之言，謂婦人以死從夫，所以自為計者猶易。惟主持門戶，歲月遙遙不可知，此為難耳。觀於嚴節婦之所處，信可謂難矣！」¹⁸劉文淇讚歎嚴節婦安貧守節之艱難精神。

三、史傳人物之分類

劉文淇史傳文獻以「傳」、「墓表」、「墓碣」、「墓志銘」、「行略」、「祭文」等不同文體呈現，而未將這些清代人物作分類，然而本文所

¹⁶ 曾聖益點校：〈方節母家傳〉，《劉文淇集》卷八，頁 198-199。

¹⁷ 曾聖益點校：〈汪母楊太孺人家傳〉，《劉文淇集》卷八，頁 201。

¹⁸ 曾聖益點校：〈嚴節婦傳〉，《劉文淇集》卷八，頁 202。

探究之重心，欲發掘劉文淇當時為何人立傳，其用意如何？故筆者將《劉文淇集》卷八、卷九、卷十所收錄之史傳文獻二十七篇，依傳主略分成「劉氏父母」、「文臣官吏」、「文學賢士」、「武生」、「處士」、「節孝烈婦女」等六類人物，因論文篇幅有限，僅據此二十七史傳內容，擇要簡述他（她）們的生平事蹟如下¹⁹：

（一）劉氏父母

1、劉父錫瑜（1749-1840，字懷瑾，一字琢齋），儀徵人。《清史稿·劉文淇傳》稱「父錫瑜，以醫名世。」九歲失怙恃，十二歲，依四兄劉錫璜（生卒待考），親為教讀，入家塾讀書。至十四歲，四兄又卒，遂廢讀，在族兄肆習賈，後苦讀學醫。三十五歲，娶妻凌孺人。自悔幼時失學，不能承先人儒業，乃令劉文淇讀書，督課甚嚴。劉錫瑜為人冲和澹定，不以人事得失介懷，故能登高壽，卒於道光二十年（1840）八月初八日，享年九十二歲。劉文淇為父撰〈先府君行略〉²⁰，請求當代立言君子，賜之傳銘，願世世子孫感且不朽。

按：劉寶楠（1791-1855，字楚楨）於道光十八年作〈善士劉君記〉²¹，記劉錫瑜之生平梗概。

2、劉母凌孺人（1776-1826），江蘇江都人。凌曙（1775-1829，字曉樓）之姊。十歲許習箴經，暇即提挈弟妹，代母之勞。年二十五歸於劉，生子一，即劉文淇，女一，適縣學生陳傳洛（生卒待考）。

¹⁹ 以下依分類人物之生卒年排序，所簡述人物之事蹟，皆摘自曾聖益點校：《劉文淇集》卷八、卷九、卷十之史傳文獻，並參照相關問題所考證之結果作些補充和修正。

²⁰ 曾聖益點校：〈先府君行略〉，《劉文淇集》卷十，頁242-246。

²¹ 曾聖益點校：〈善士劉君記〉，《劉文淇集》碑傳，頁355-357。

劉文淇從梅花書院學成，後授徒餬口，凌孺人嘗以不妄取、不妄交教誡之。道光二年（1822）八月二日病逝，年六十六。先劉錫瑜十八年卒。劉文淇哀泣求當代碩儒賜之傳銘，願世世子孫感且不朽，自撰〈先母凌孺人行略〉²²。

按：當時為凌孺人作傳銘者，有劉寶楠〈劉母凌孺人靈表〉²³、包世臣〈劉母凌孺人家傳〉²⁴、丁晏〈凌太孺人傳〉²⁵。

（二）文臣官吏

1、劉履恂（1738-1795，字迪九），寶應人。劉寶楠之父也。年十八，補揚州附學生，乾隆五十一年中式舉人，累赴禮部試不第，以教諭錄用，改國子監典簿，不久以疾卒於京師。幼習《毛詩》，長博覽經史百家之說，其說經多以經注經，折衷一是。其詩溯源《騷》、《選》，著有《秋槎雜記》一卷、《義迹山房詩稿》一卷。劉文淇應劉寶楠請託，按〈行狀〉作〈劉迪九先生墓表〉²⁶。

2、洪梧（1750-1817，字桐生，一字植垣），歙縣人。早歲入泮，選拔貢生，乾隆庚子（四十五年，1780），南巡召試賜舉人，授內閣中書。庚戌（五十五年，1790），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典浙江鄉試，纂修《全唐詩》。出知沂州府，恤民愛士，有蒲鞭示辱之風。

²² 曾聖益點校：〈先母凌孺人行略〉，《劉文淇集》卷十，頁 246-248。

²³ 曾聖益點校：〈劉母凌孺人靈表〉，《劉文淇集》碑傳，頁 357-359。

²⁴ 曾聖益點校：〈劉母凌孺人家傳〉，《劉文淇集》碑傳，頁 359-360。

²⁵ 曾聖益點校：〈凌太孺人傳〉，《劉文淇集》碑傳，頁 360-363。

²⁶ 曾聖益點校：〈劉迪九先生墓表〉，《劉文淇集》卷九，頁 217-220。

歸主揚州安定梅花書院，造就甚眾。²⁷當時劉文淇向他求學²⁸，「恭承誨言，稍知警悟。」²⁹，嘉慶二十二年（1817）卒，年六十八。³⁰著有《易箴》二卷，賦古今體詩。³¹

3、程應鍾（1756-1839，字序東），泰州人。幼承家學，熟讀《史》、《漢》，工制藝，尤精筆札。乾隆年間，任銅陵縣典史，嘗發蠹役盜錢之奸，捐金賑災民，後升縣丞，在任候銓³²。嘉慶十三年（1808），獄有逃犯，被革職，旋緝捕，復職，遂請告歸。道光十七年（1837），舉順天鄉試第一，時年八十二，後二年卒。道光十九年（1839），孫程祥棟以〈狀〉向劉文淇徵銘。劉文淇因與程宇光（1799-？，字韜庵³³，程應鍾子）、程祥棟（1800-1871，字小松）先後締交，得聞程應鍾行義甚悉，遂作〈銅陵縣典史程先生墓表〉³⁴。

4、劉鞏（1778-1835，字又曾，原名錫爵），寶應人。官至直隸州州判。幼穎悟，八歲能屬文，稍長則致力於學。家極貧，叔祖劉臺拱官丹徒訓導，召至學舍，授以經義，學業日進。汪中奇其才，謂劉臺拱曰：「此君之高第弟子也。」道光五年（1825），辛從益督學江蘇，

²⁷ 以上洪梧生平傳略見清·徐世昌：《清儒學案小傳》，《清代傳記叢刊》學林類 5（臺北市：明文書局，1985年5月），頁 006-199-006-200。

²⁸ 劉文淇〈先母凌孺人行略〉：「時洪桐生先生主講梅花書院，文淇往受業。」（曾聖益點校：《劉文淇集》卷十，頁 247）。

²⁹ 曾聖益點校：〈祭洪桐生師文〉，《劉文淇集》卷十，頁 250。

³⁰ 此卒年據〔日〕小澤文四郎：《劉孟瞻先生年譜》嘉慶二十二年所記「是年洪梧卒年六十八。」（見〔日〕小澤文四郎：《劉孟瞻先生年譜》，《晚清名儒年譜》第二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年，頁 28）。

³¹ 清·徐世昌：《清儒學案小傳》，《清代傳記叢刊》學林類 5，頁 006-200。

³² 候銓者：聽候選授官職。

³³ 汪慶柏：《清代人物生卒年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頁 769。

³⁴ 曾聖益點校：〈銅陵縣典史程先生墓表〉，《劉文淇集》卷九，頁 220-223。

選劉鞏充貢，朝考就職直隸州州判。歸里數歲患病，於道光十五年（1835）病逝，年五十八。後四年，劉鞏子乞表墓之文於劉文淇，劉文淇不辭而作〈直隸州州判劉君墓表〉³⁵。文中謂劉鞏學有根柢，自少至老，手不釋卷，丹黃讎校，簡畢爛然，但終不著一書。劉文淇久聞劉鞏之名，又見其文有冲和淵雅之氣，願與之結識。道光八年（1828），劉文淇與劉鞏族叔劉寶楠同寓金陵，劉鞏來探視劉寶楠病情，兩人遂得以相見。

5、汪喜荀（1786-1847，原名喜孫³⁶，字孟慈），江蘇甘泉人。父汪中（1745-1794，字容甫），乾隆四十二年（1777），舉為拔貢生，博聞強識，通知古今，為文典正閎麗，卓然成一家之言。乾隆五十九年（1794），汪中歿，時汪喜荀年甫九歲。自傷幼孤，鄉舉後託病，謝絕酬酢，博覽群籍，究心於文字、聲韻、訓詁，學識大進，王念孫（1744-1832，字懷祖）、劉臺拱（1751-1805，字端臨）、段玉裁（1735-1815，字若膺，號茂堂）諸先生咸加歎賞，汪喜荀歉然向他們請益。嘉慶十二年（1807）中式舉人，歷任內閣中書、山東司員外郎、湖廣司員外郎，後出任河南懷慶府知府，欽加道銜誥授中憲大夫。道光二十七年（1847）卒於懷慶府任上。著有《國朝名臣言行錄》、《經師言行錄》、《尚有記》、《從政錄》、《孤兒篇》、《且住庵詩文稿》、《汪氏學行記》。劉文淇為之作〈誥受中憲大夫道銜懷慶府知府汪君墓表代〉³⁷。

³⁵ 曾聖益點校：〈直隸州州判劉君墓表〉，《劉文淇集》卷九，頁 223-225。

³⁶ 劉文淇〈誥受中憲大夫道銜懷慶府知府汪君墓表代〉：「君初諱喜孫，時鄒太恭人望孫甚切，禱於神而生君，因名之。嗣以避九世祖諱，更易今名。」（曾聖益點校：《劉文淇集》卷九，〈誥受中憲大夫道銜懷慶府知府汪君墓表代〉，頁 210）。

³⁷ 曾聖益點校：〈誥受中憲大夫道銜懷慶府知府汪君墓表代〉，《劉文淇集》卷九，

按：汪喜荀為官治績可參劉文淇〈墓表〉。另，汪喜荀嘗與劉文淇書信論學³⁸，其生平事蹟見《清史列傳》卷六十八、《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七、《續碑傳集》卷四十三、《清儒學案》卷一百二等書。

(三) 文學賢士

1、戴清（1762-1827，字靜齋），儀徵人。弱冠補儀徵縣附學生，嘉慶十八年（1813）歲貢生，在籍候選訓導。天資穎異，性耽典籍，凡有關實學者，勤加採錄，著《四書典故考辨》十二卷、《群經釋地》十卷、《雙柑草堂古今體詩》八卷、《古文》二卷、《駢體文》二卷、《經史管見》四卷、《史記》、《說苑》、《新序正誤》各一卷、《韻辨》三卷、《左氏兵法集證》二卷，多散佚不傳³⁹。戴清為劉文淇應童試時，所禮事之師，道光七年（1827）卒，年六十六。卒後，劉文淇「詳

頁 209-216。

³⁸ 曾聖益點校：《劉文淇集》之「友朋書札」收錄汪喜荀〈與劉孟瞻書〉四則，頁 440-446。

³⁹ 目前存《四書典故考辨》一卷，收於《續修四庫全書》經部四書類第 169 冊，此書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咸豐元年劉文淇等刻戴靜齋先生遺書本影印。另，劉文淇〈《四書典故考辨》序〉曰：「吾鄉戴靜齋先生，著述甚多，其尤精者，《四書典故考辨》十二卷、《群經釋地》十卷，喆嗣宗謝文超、子揚文越兩君藏其稿於家，未能付梓。文淇謹於二書中，各擇數十條，編為兩卷，寫成樣本。吳陶伯中翰、汪醇卿太史暨及門岑生仲陶捐貲刊刻，雖所刻無多，而吉光片羽，實為希世之珍，俾讀者先睹為快。倘有好古者，將二書全行刊布，庶先生之學得以盡顯於世，而兩嗣君謹守遺書，惟恐失墜之意，亦可稍慰云。咸豐元年十二月，同邑後學劉文淇謹識。」此記《四書典故考辨》、《群經釋地》刊布原委，惜《群經釋地》今未見存。（曾聖益點校：《劉文淇集》增補，〈《四書典故考辨》序〉，頁 274）。

述先生著書大指，俾後之人有所考見焉」⁴⁰，於是撰〈戴敬齋先生傳〉。

2、王家幹（1765-1842，字峙亭），儀徵人。據劉文淇〈王峙亭先生家傳〉所載，先世太原人，明洪武初，先祖王福二積功，仕至金吾衛正千戶，卒葬儀徵縣烏塔溝，後遂落籍此地。至五世祖王復旦，以文學起家，中順治十八年（1788）科進士，官石泉縣知縣。⁴¹

幼有至性，遇母疾一夜數起問寒暖，母睡則伏牀席側。十七歲偕人赴童子試，乾隆五十三年（1788），胡高望（1730-1798，字希呂）出任江南學政，取為附學生員。⁴²屢赴省試，無所遇，遂閉門教導子弟，儒家九經皆手寫授讀。生平無其他嗜好，喜神仙家之言，外貌清癯，身體素健。其子王僧保（1792-1853，字西御）、王翼鳳（？-1798，字句生）皆諸生，與劉文淇交往最久，誣諉為其父立傳，傳後論曰：「先生好神僊而操履篤實，造次必於儒者，可謂善於學僊者。」⁴³

3、喬德謙（1772-1826⁴⁴，字循吉），寶應人。少承家學，博通典籍，言必尊經，動必守禮，為一篤學好道之君子。道光元年（1821），鄉士大夫薦舉他為孝廉方正，因其固辭而不獲。喜好讀書，但著述甚少，劉文淇〈寶應傳〉述及其〈不食牛說〉、〈四豆約〉兩篇可見其論學觀點。

弟子劉寶楠在他卒後，致書劉文淇說：「吾師操履篤實，不欲以

⁴⁰ 曾聖益點校：〈戴敬齋先生傳〉，《劉文淇集》卷八，頁 187。

⁴¹ 曾聖益點校：〈王峙亭先生家傳〉，《劉文淇集》卷八，頁 187。

⁴² 劉文淇〈王峙亭先生家傳〉：「胡文恪公督學江南時，取為附學生員。」此胡文恪公，即胡高望，於乾隆五十三年（1788）出任江南學政。見「維基百科：胡高望」。

⁴³ 曾聖益點校：〈王峙亭先生家傳〉，《劉文淇集》卷八，頁 189。

⁴⁴ 此生卒年據〔日〕小澤文四郎：《劉孟瞻先生年譜》道光六年所記「是年楚楨師喬德謙，字循吉，卒年五十五。」（見〔日〕小澤文四郎：《劉孟瞻先生年譜》，《晚清名儒年譜》第二冊，頁 57）。

文辭見，所作多不存稿，此其鈔板以勸俗者爾。今檢敝篋，僅存此稿，雖不足以盡吾師之學，然其矜細行，慎小物，與殷勤牖俗之意，即此亦可窺見一二。大懼湮沒，並無此傳，乞錄而存之。」⁴⁵據此，劉文淇發現劉寶楠非常珍惜保護老師的遺文，常向劉文淇說其尊師的學行，使劉文淇心儀喬德謙之為人很久。道光四年（1824），喬德謙和劉文淇在儀徵相遇，給劉文淇的印象是「儀狀古樸，言詞簡拙，清粹之氣，盎然流露，望而知為讀書好道之君子也。」⁴⁶事隔一年，病終於家。劉寶楠為他撰墓誌銘，復具狀請託劉文淇作〈寶應傳〉，傳文最後說：「余嘉楚楨不忘其師，又與君有一日之雅，故義不獲辭。爰述其崖略，俾後之纂邑乘者，有所考焉。」⁴⁷按：劉寶楠〈清故修職佐郎候選儒學訓導喬先生墓表〉云卒年五十五⁴⁸，而〈寶應喬君傳〉卻作「年踰六十」⁴⁹。本文因劉寶楠為喬氏弟子，故其生卒年以劉氏所記為準。

4、戴文燦（1784-1848，字蔚華，號雲軒），揚州人。少聰慧，九歲能作工整蠅頭書，好摹印章，稍長受業於儀徵方立堂（生卒待考）先生之門，學業大進。嘉慶十一年（1806）補縣學弟子員，肄業梅花書院。道光元年（1821）中式舉人。晚年善病而神氣不衰，於道光二十八年（1848）卒，年六十五。著有《石城遊記》、《子史韻編》、《竹齋印譜》、《鋤月種梅花館賦鈔》、《種梅書屋詩草》、《聽鷗館試體詩》及《制義》若干卷。子戴蔭培（生卒待考）向劉文淇請銘，作〈清故

⁴⁵ 曾聖益點校：〈寶應喬君傳〉，《劉文淇集》卷八，頁183。

⁴⁶ 曾聖益點校：〈寶應喬君傳〉，《劉文淇集》卷八，頁183。

⁴⁷ 曾聖益點校：〈寶應喬君傳〉，《劉文淇集》卷八，頁184。

⁴⁸ 清·劉寶楠：《念樓集》卷八，《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輯》第八輯156（新北：文海出版社，1952年），頁396。

⁴⁹ 曾聖益點校：〈寶應喬君傳〉，《劉文淇集》卷八，頁179。

貢士戴君墓志銘》⁵⁰。

5、方申（1787-1840，字端齋），儀徵人。少孤，家貧，因傭書廢舉業，而素通文義，鑽研《周易》，著有《易學五書》傳世⁵¹。有孝行，懷慶太守汪孟慈稱其孝不愧古人。劉文淇之舅父凌曙（1775-1829，字曉樓）重其為人，命子凌鏞（生卒待考）師事之，道光九年（1829）凌曙卒後，劉文淇續延方申教授凌鏞。年踰四十，因劉寶楠與劉文淇兩人勸勉習制舉業，甫應童試，後補儀徵縣學生員，道光二十年（1840）秋，赴試江寧，因積勞成疾而病逝，年僅五十四。劉文淇為他撰〈文學方君傳〉⁵²。

6、薛傳均（1788-1829，字子韻），揚州甘泉人。與劉文淇同居郡城，於嘉慶十二年（1807）同補博士弟子、同肄業梅花書院，師事洪梧（1750-1817，字桐生）先生，兩人相善。薛傳均博覽群籍，攻《十三經注疏》及《資治通鑑》，手自校勘《注疏》，又專研小學，著有《說文問答疏證》六卷、《文選古字通疏義》一書。薛傳均性格沉潛謙退，科場屢試皆不第，以授讀為業。嘗語劉文淇曰：「富貴不敢期，但使有暇讀書則願足矣。」時孫爾準（1772-1832，字平叔）歎其《說文問答疏證》為絕作，亟令小史錄副，道光九年（1829）八月二十日，臨汀州，卻猝感熱疾，卒於試院，得年四十二。閣學厚殯之，遣使護喪歸，刊《說文問答疏證》於閩中，後授其孤子。包世臣（1775-

⁵⁰ 曾聖益點校：〈清故貢士戴君墓志銘〉，《劉文淇集》卷十，頁 238-240。

⁵¹ 劉文淇〈文學方君傳〉：「今孟慈太守悲君之遇，為梓遺書，俾垂久遠。」（曾聖益點校：〈文學方君傳〉，《劉文淇集》卷八，頁 194）。另，臺灣國家圖書館典藏《方氏易學五書》五卷，「清光緒戊子（14 年；1888）江陰南菁書院刊本」。內容：《諸家易象別錄》一卷、《虞氏易象彙編》一卷、《周易卦象集證》一卷、《周易互體詳述》一卷、《周易卦變舉要》一卷。

⁵² 曾聖益點校：〈文學方君傳〉，《劉文淇集》卷八，頁 192-194。

1855，字慎伯）為其作〈墓表〉，劉文淇為敘舊交，以志痛心，遂撰〈文學薛君墓志銘〉⁵³及〈祭薛子韻文〉⁵⁴。

按：郭院林〈劉文淇書札四通〉整理劉文淇寫給劉喜海（1794-1853）的四封書信，其一提及薛傳均《說文問答疏證》刊刻事，並說明《說文問答疏證》係薛子韻的遺著，劉氏與友朋合力刊刻，知第一信當在道光十二年。⁵⁵

7、汪穀（1794-1828，字小城），儀徵人。嘉慶二十一年（1816），劉文淇在薛傳均住所認識汪穀，因深悲汪穀資志以歿，遂為其撰〈文學汪君傳〉⁵⁶。傳載，他資性淳篤，天才卓犖，二十歲補縣學生，三次赴省試皆不中，又因疾病，遂棄舉業。潛心經籍，鑽研甚勤，為文儻傑廉悍，力追古人。劉文淇常以經義質問，反復辨論，未見有倦容。因經常通宵達旦誦讀，以致得咯血疾。善書法，曾受包世臣提點，遂變妍媚之習。汪穀天性孝友，雖抱沉疴，猶力疾授徒，將所得束脩以奉養老母。道光八年病逝，得年三十五。

8、梅植之（1794-1843，字蘊生），江都人。年十二能為古今體詩，二十學駢麗之文，博覽經史，工書善琴，尤嗜好詩。著有《嵇康詩集》六卷。道光十九年（1839）中式舉人。中歲父母相繼過世，未除服，妻許氏又卒。家室蕩然，愁苦抑鬱，寄情於詩。繼娶黃氏，結縭七載，所生男女各一，皆不存，後竟以肺疾卒於道光二十三年（1843）九月二十四日，春秋五十，卒前新舉一男。門生薛壽（生卒待考）及黃春熙（生卒待考），欲稱述梅植之之學行，丐文於劉文淇，

⁵³ 曾聖益點校：〈文學薛君墓志銘〉，《劉文淇集》卷十，頁 233-236。

⁵⁴ 曾聖益點校：〈祭薛子韻文〉，《劉文淇集》卷十，頁 251-252。

⁵⁵ 郭院林：〈劉文淇書札四通〉，《揚州文化研究論叢》，2008年9月，頁 82-83。

⁵⁶ 曾聖益點校：〈文學汪君傳〉，《劉文淇集》卷八，頁 190-192。

作〈清故貢士梅君墓志銘〉⁵⁷。

按：郭院林〈劉文淇書札四通〉其一提及梅植之北上事，其二談論梅植之死後之安排，並指出四通書笥主要記錄對友朋的情誼，在朋友遇難時幫助處理後事；在自己生活困難時，盡力將朋友遺著予以刊刻，可見其立身。⁵⁸又曾聖益〈郭院林〈劉文淇書札四通〉讀後〉針對相關問題所作之考辨⁵⁹，皆可參考。

9、陳輅（1811-1849，字樸生），儀徵人。天資穎異，八、九歲即能治《說文》，學篆、籀，稍長，探究漢、唐《注疏》及近今諸家說經之書。又精研醫術，曾於十餘年間，救人無數。道光二十四年（1844）由附監生中式舉人。自鄉舉後，更加留心經世之學，以期有用於世，而竟於道光二十九年（1849）賫志以歿，閱年三十有九。陳輅弟載、軫、彝，屬劉文淇為〈鄉貢士陳君墓表〉⁶⁰。

（四）武生

1、薛長慶（1773-1847，字吉人），江都人。先習制舉業，應試未果，遂改習武，工騎射。見當時習射者，多不讀書，不明射理，故授徒主張「射以意為主」。年踰五十，作文屬劉文淇點定。春秋七十有五。子薛壽，江都增廣生，以經學詞章名知於世。劉文淇撰〈薛君家傳〉⁶¹。

⁵⁷ 曾聖益點校：〈清故貢士梅君墓志銘〉，《劉文淇集》卷十，頁 236-238。

⁵⁸ 郭院林：〈劉文淇書札四通〉，《揚州文化研究論叢》，頁 82-84。

⁵⁹ 見曾聖益：〈郭院林〈劉文淇書札四通〉讀後〉，《揚州文化研究論叢》，2008 年 9 月，頁 86-88。

⁶⁰ 曾聖益點校：〈鄉貢士陳君墓表〉，《劉文淇集》卷九，頁 225-227。

⁶¹ 曾聖益點校：〈薛君家傳〉，《劉文淇集》卷八，頁 195-196。

按：此傳謹記薛長慶一人習武之事蹟，未言及其世系，不似〈王峙亭先生家傳〉、〈方節母家傳〉、〈太孺人家傳〉，應題〈武生薛君傳〉才是。另，〔日〕小澤文四郎：《劉孟瞻先生年譜》載道光二十七年五月十六日門人薛壽長慶吉人卒，年七十五，先生撰〈薛君家傳〉。⁶²

(五) 處士

1、處士余沅（1713-1753，字湘芷），揚州人。祖余鍾岫（生卒待考，字維石），國學生。父余震（生卒待考，字青來），授修職郎。沅習儒未成，家業中落，恒抑鬱不得志，年四十一，賫志以卒。孫余文煥（生卒待考），儀徵恩貢生，於道光二十九年（1849）向劉文淇求為文表墓，作〈處士余君暨妻姚孺人合葬墓表〉⁶³。

(六) 節孝烈婦女

1、姚孺人（1712-1782），處士余沅妻，據〈處士余君暨妻姚孺人合葬墓表〉所載，家本饒裕，歸余沅後，茹苦食貧，安之若素。余沅卒時，子女皆幼，賃房一間中停柩，姚孺人率子女食息寢宿於旁，無田宅之遺及親族可依，唯以女紅收入供朝夕。姚孺人貧不克葬，因祖塋絕地，欲稍有餘資，別卜葬地。凡停柩四載，房主索屋急，無奈，飲泣舉殯，葬於祖塋中。後假宅陳氏，以針織所餘，再另賃屋。故教子女俾得成立，余家能再造，皆姚孺人之力也。於乾隆四十七年（1782）卒，年七十一。

⁶² 〔日〕小澤文四郎：《劉孟瞻先生年譜》，《晚清名儒年譜》第二冊，頁 222。

⁶³ 曾聖益點校：〈處士余君暨妻姚孺人合葬墓表〉，《劉文淇集》卷九，頁 228-230。

劉文淇於〈處士余君暨妻姚孺人合葬墓表〉有言：「若孺人處至困之境，親族間絕無可告語，斗室之中，停柩四載，炎寒酷暑，兒啼女號；以恒情論，鮮有不以速葬為宜者。且孺人非不知葬有定制，踰時不葬之為非禮，徒以宗祧之故，遲遲有待，至不得已而從葬先塋。吾知孺人之心必大有所不安於此，而天卒使其子底於成立，孫曾讀書自好，其昌熾正未有艾，絕地而變為吉壤，謂非天之所以報孺人歟！……爰據其〈狀〉，表而論之，以備史家之採錄云。」⁶⁴

2、鮑孝女，名魁瑛（1737-1752），儀徵人。鮑友章（生卒待考）之女，孝女有三姊一妹一弟。雍正八年（1730），鮑友章攜家至京師，以醫自給。乾隆九年（1744），鮑友章歿，妻李氏綜理家務，暇則課子女讀書。十七年（1752）春正月，李氏以積勞成疾，百計醫療無效，孝女遂操利刃割左股入藥，而母疾終不起。孝女與其三姊痛哭欲絕，距李氏卒未百日，孝女竟不勝喪而卒，時年十六。道光二十五年，翰林院編修汪廷儒訪得其墓，捐貲葺之，拓墓表寄揚州，而屬劉文淇為之傳。

〈鮑孝女傳〉論曰：「孝女事為府縣志所未載，向非虞君（虞鳴球）作墓表之文，匪獨孝女之節不彰，即其墟墓在叢葬中，亦孰從而識別之者。然虞君之文紀其家世甚略，余讀其文，覺中多隱義，有不得不細為紬繹者。文但云『友章夫人李氏』，而不云有妾某氏；但云『孝女及其姊三妹一弟一，均生長於斯』，而不云子女為誰氏出。至其下文敘李氏之賢，又云：『小星亦配其德，而奉母曲盡其忱，此孝女之所自來歟？』則似友章有妾，而孝女即妾所生者。若然則孝女之致孝於其君母，為衡情之所難，而一門雍睦、慈愛友悌之風，尤足令人低徊感歎於靡窮也。余作〈孝女傳〉，第據墓表敘次之，不敢有所

⁶⁴ 曾聖益點校：〈處士余君暨妻姚孺人合葬墓表〉，《劉文淇集》卷九，頁 230。

增飾，以示疑事毋質之義；而以所致疑者書於傳後，以俟異日採訪得實，更為文以表之。」⁶⁵史傳重視事實真相，虞鳴球所作墓表如劉文淇所疑為何隱去鮑妾一事？或鮑友章本無妾，孝女真乃李氏所生，以致為母死而悲切哀卒，若此劉文淇所疑則多餘矣。

3、烈女劉氏（生卒待考），寶應人。劉準（生卒待考）之女。劉氏幼年喪母，歸應氏當童養媳，後嫁應銓。應銓病，劉氏割臂肉煎諸藥中以進，竟不起。時劉氏持服三年，姑舅憐其無依，乃請應銓許諾其改嫁，劉氏聞之，投水而死。後夫妻合葬於衡陽鎮。此嘉慶十六年（1811）之事，邑士大夫以聞於有司，為之請旌，十九年（1814）得旨旌表，祀其主於戚烈婦祠。劉氏葬無誌墓之文，邑人屬劉文淇為銘石之辭，作〈烈女劉氏墓碣〉⁶⁶。

4、吳烈婦毛氏（?-1820），甘泉人。父毛德裕，母王氏。烈婦毛氏嫁吳天成，生二女一男而其夫卒，夫卒未數日，竟殉夫以死，時嘉慶二十五年（1820）十二月十八日。道光二十二年（1842），得旨旌表。劉文淇為之作〈吳烈婦傳〉，論曰：「烈婦之殉夫也，有田君廷模者書其事略，屬余姊夫陳君傳洛持以示張明經維楨，張君刻烈婦姓氏於縣學待旌之碑，然究未能請也。旌表例給坊銀三十金，然由學至院，吏胥冊結之費，帑銀尚不足以抵之，由是單門寒族得旌者蓋寡。道光初元，陽湖紳士始有彙建總坊之請，院司以前此未有此例，議駁再四，至七年得旨準行。江蘇各府州縣，次第興舉，而揚州江、甘兩邑，亦得於二十二年建坊，如例彙請者千四百八十六人，而吳烈婦始得與焉。余因就田君所書事實，證以素所聞見者為之傳。後之有志闡幽者，遇有節烈之事，採訪確實，彙紀於冊，或五年一舉，或十年一

⁶⁵ 曾聖益點校：〈鮑孝女傳〉，《劉文淇集》卷八，頁 203-204。

⁶⁶ 曾聖益點校：〈烈女劉氏墓碣〉，《劉文淇集》卷九，頁 230-231。

舉，於以安妥貞魂而光盛典，豈不休歟！」⁶⁷可見劉文淇據田廷模所書事略，對照素所聞見而為吳烈婦作傳，並期許後人有志於史傳者，遇有節烈之事，採訪紀實，彙而成冊，以彰節烈婦女之德行。

5、方節母汪氏（1776-1826），江都人。方申之母也。父汪炳煜（生卒待考），國學生。幼讀書，明大義，族父汪容甫劇愛憐之。年二十歸方世堂為繼室，方世堂先娶李氏，無子，以妹子為後，即方申，汪氏生一子早夭，視申如己出。天性好施，曾以薄粥賑饑民。性鯁直，人有過輒諫，不聽輒止，他日有過又諫，申對此有疑，汪氏以為人有時而昏，其不聽者，值其昏。焉知今日不值其不昏乎！又嘗訓方申：「讀書以誠補拙，後可自立。」道光六年（1826）卒，年五十一。方申為汪氏作〈行狀〉，誣諉劉文淇作〈方節母家傳〉⁶⁸。

6、丁妻劉氏（1755-1833），江蘇山陽人。劉希向（生卒待考）女，丁琮（生卒待考）之繼室，丁晏（1794-1875，字儉卿，號柘堂）母。劉氏十九歸丁琮，盡孝事舅孤，綜理家事。嘉慶十二年（1807）丁琮逝，紡紉撫諸子成立，遇親族子女無所依者，皆收養之，任其婚嫁，人以為難。然教督甚嚴，未嘗有所寬假。道光十三年（1833）十二月初三日卒，年七十九。丁晏等具狀請銘，劉文淇作〈附監生丁君妻劉氏墓志銘〉⁶⁹。

7、汪母楊太孺人（1770-1834），甘泉人。儀徵汪錚之繼室，汪穀之母也。汪錚先娶吳氏，生子汪補及二女而卒。楊太孺人年二十二歸於汪，逮事君姑，孝養備至，生子穀、和、秦、程，女一人，撫吳氏子女如己出。汪錚自嘉慶六年（1801）鄉舉後，南北奔馳，嘗遠館他縣，家政交由楊太孺人主之。時楊太孺人經營米鹽，提攜年幼子女，

⁶⁷ 曾聖益點校：〈吳烈婦傳〉，《劉文淇集》卷八，頁 205。

⁶⁸ 曾聖益點校：〈方節母家傳〉，《劉文淇集》卷八，頁 196-199。

⁶⁹ 曾聖益點校：〈附監生丁君妻劉氏墓志銘〉，《劉文淇集》卷十，頁 240-242。

日間操勞，夜則篝燈課讀，無一息之暇，以故年未四十而氣血早衰。嘉慶二十三年（1818）汪錚卒，汪穀妻、汪穀、汪程、汪補、汪和妻等人皆相繼過世，楊太孺人遭遇死喪拂逆之事，日在哭泣之中，體力漸羸憊。後於道光十四年（1834）卒，年六十五。劉文淇為其作〈汪母楊太孺人家傳〉⁷⁰。

8、周烈女（1830-1846），名絡馨，儀徵白洋山人。幼端謹，寡言笑，識字解書算，待字於室。受雇於族父周廣慶所營油米肆，凡女功諸事無不習。道光二十六年（1846）四月九日，遇鄰人桑源，預謀踰牆壞門入室，烈女為護妹欲斥退之，源持利刃刺女頸，出血傷重，女憤極不食十日而卒，年甫十七。劉文淇為其立〈周烈女傳〉。論曰：「是傳撰於丙午（道光二十六年）冬，其時阮太傅議葬烈女於墓側，烈女之父廣慶因五烈墓無隙地，遂歸葬於儀徵通心集。廣慶於丁未（二十七年 1847）冬病歿，而所賃之室已屬他姓。江都隋監生、貶封翰林院編修徐雲升、國學生焦時、蔭廩監生陳壽文、甘泉職員金世源齎金，於北門碧天觀內，建祠一間，去烈女舊居之室不遠，於以妥貞魂而彰懿範，爰屬文淇紀於傳後，而嵌其石於祠壁云。道光戊申（二十八年 1848）冬十二月，文淇並識。」⁷¹

9、嚴節婦任氏（生卒待考），丹徒人。為同縣嚴家興（生卒待考）妻。年二十一歸嚴氏，嚴家興已得疾數年，任氏細心照料逾二載，病卒，時任氏懷妊已三月，後含辛茹苦，守節育子（嚴道發），達三十餘載。嚴道發（生卒待考）悼恨家貧失學，作〈青燈課子圖〉以見意，乞求劉文淇為文。劉文淇為嘉勉嚴道發不忘母教，願作〈嚴節婦傳〉以貽之。作此傳時任氏年五十五，仍操作勤劬，不稍懈，劉文淇贊曰：

⁷⁰ 曾聖益點校：〈汪母楊太孺人家傳〉，《劉文淇集》卷八，頁 199-201。

⁷¹ 曾聖益點校：〈周烈女傳〉，《劉文淇集》卷八，頁 207-208。

「昔歸熙甫述陶節婦之言，謂婦人以死從夫，所以自為計者猶易。惟主持門戶，歲月遙遙不可知，此為難耳。觀於嚴節婦之所處，信可謂難矣！」⁷²

四、劉文淇與史傳人物之關係

(一) 親人關係

史傳文獻中，劉文淇以父母親為傳主，所撰之〈先府君行略〉和〈先母凌孺人行略〉，相較於其他史傳，兩篇內容應是最直接、最真實的書寫，這種書寫是一種回憶方式，將自己從小到大，對父母的身教言行之種種作如實呈現，其目的無非是想要讓後世子孫不忘先人、感懷祖德，以盡為人子最後的一片孝心。〈先府君行略〉中記其父親行醫的善舉：

遇貧苦者，悉心診治，或不能具藥餌，則出資助之。嘗有役夫某住河東，患背疽，府君每日徒步渡河，其家赤貧，無甘旨調理，府君袖錢往遺之。

又有患危證者，眾醫莫能治，其家已無生望，最後延府君往，時值炎夏，斗室中狹隘殊甚，患者臥牀，不言語者已三日；瘡口潰裂，蠅蚋叢集，家人莫敢嚮邇；立戶外，以長竹繫塵尾，為之驅蠅。府君一視，輒謂可治，其家猶未敢信。府君曰：「汝家貧若此，吾豈望報哉！然其證實可生。」

遂朝夕往視，未匝月全愈。若富貴之家，隨其酬謝，從不之

⁷² 曾聖益點校：〈嚴節婦傳〉，《劉文淇集》卷八，頁 202。

較，亦未嘗以他事干謁。⁷³

劉錫瑜以其醫術進行濟貧義診、救死扶傷的工作，實具有仁醫仁德的精神和風範，以至八十歲，還為危險病患看診，處治方藥，鄉人無不稱讚其厚德義行。此外，劉文淇文中記其父不願與家族爭訟的往事：

先是有祖遺香肆一區，長房、次房輪年直業，其不直業之歲，直者貼銀三十金。次房以府君幼弱，遂獨據其業，起家至數萬金。時府君困甚，親族勸以約劑往，通計三十年應得數不下千金，否則令其還肆。府君曰：「吾兄若慷慨者，不待吾告。告則爭，爭則得利，吾弗為也。」及其家中落，子孫幾無以自存，府君極力拯助之，無少吝。⁷⁴

由此可見，劉錫瑜性格恬然澹定，不願與人因利益得失而較之，進而幫助其子孫渡過家道中落的困境，這是行常人所難為之事，同時也顯其寬容大度之胸襟。因此，「凡族中無主後者，每歲必省視其墓，歷數日乃罷。弟子貧，不能具脩脯者，盡心教誨之。」⁷⁵諸如此類一生的言行，劉文淇總結說：「府君少時流離顛沛，中年勞苦拮据，可謂備生人之極艱。竭力經營，家獲再造，而力行善事，至老不衰。生平隱德，為文淇所不及知者甚多，積善之躬，當食厚報。」⁷⁶劉寶楠在〈善士劉君記〉也說：「孟瞻以優行貢太學，經術行誼，知名當時，孫毓崧伯山能世其學，為名諸生，郡人咸曰：『善士之報也。』」⁷⁷劉錫瑜本身享九十二高壽以終，此亦足以證明《易》所謂「積善之家，

⁷³ 曾聖益點校：〈先府君行略〉，《劉文淇集》卷十，頁 243-244。

⁷⁴ 曾聖益點校：〈先府君行略〉，《劉文淇集》卷十，頁 244。

⁷⁵ 曾聖益點校：〈先府君行略〉，《劉文淇集》卷十，頁 244。

⁷⁶ 曾聖益點校：〈先府君行略〉，《劉文淇集》卷十，頁 245。

⁷⁷ 曾聖益點校：〈先府君行略〉，《劉文淇集》碑傳，頁 357。

必有餘慶」，真實不虛也。

劉母凌孺人是為賢淑端謹之婦女，劉文淇在〈先母凌孺人行略〉記其母明大義而不苟取之事：

文淇出入學，有小姓某饒於財，欲得以為壻，陪奩許千金。家君在泰州未歸，親串多勸母許之，可以救貧者，母不允；某遣人婉言再三，終不能得。⁷⁸

同此一事，劉寶楠〈劉母凌孺人靈表〉載孺人謝曰：「娶婦求淑女，乃以貲邪？」⁷⁹丁晏〈凌太孺人傳〉記劉母以「娶婦而得富，非所以教吾子也。」婉言謝之，其不苟取多類此。⁸⁰筆者認為凌孺人深明大義以夫為天，家中大事應由丈夫作決定，不輕易越權作主，縱然繼續吃苦也甘之如飴，故能不受利益所驅使，堅拒他人的婉勸。接著劉文淇記其母教誨他的三件事：

時洪桐生先生主講梅花書院，文淇往受業；人或勸令文淇訓蒙，可少得脩脯，以佐朝夕，母以學未成不許。文淇每自書院歸省，家或斷炊，輒鬱邑累日，母則諭以專心讀書，勿以家事為念。從桐生先生學，凡四年，而後授徒餬口焉。母嘗戒以非束脩所入，不得妄取；非文字之友，不得妄交。⁸¹

就第一事而言，劉寶楠〈靈表〉載孺人語國子君：「學未成，為人師，其害大矣。」⁸²丁晏〈傳〉記母曰：「學未成而授徒，恐誤人子弟。」卒不許。⁸³凌孺人基於愛子之心，望其學有所成後而得以教之，

⁷⁸ 曾聖益點校：〈先母凌孺人行略〉，《劉文淇集》卷十，頁 247。

⁷⁹ 曾聖益點校：〈劉母凌孺人靈表〉，《劉文淇集》碑傳，頁 358。

⁸⁰ 曾聖益點校：〈凌太孺人傳〉，《劉文淇集》碑傳，頁 362。

⁸¹ 曾聖益點校：〈先母凌孺人行略〉，《劉文淇集》卷十，頁 247。

⁸² 曾聖益點校：〈劉母凌孺人靈表〉，《劉文淇集》碑傳，頁 358。

⁸³ 曾聖益點校：〈凌太孺人傳〉，《劉文淇集》碑傳，頁 362。

因此，訓以專心向學，勿以家事為慮，如上第二事。第三事，凌孺人所教誡對劉文淇日後人格養成有很大的影響，丁晏〈傳〉也有同樣記載：「母嘗戒以非束脩不得妄取，非文字之友不得妄交，然後嘆文淇之學行，固其趨庭之訓。」⁸⁴甚至凌孺人病危臨終之際，還不忘勗勉劉文淇凡事小心謹慎，必令其子（毓崧）讀書。⁸⁵包世臣在〈劉母凌孺人家傳〉記劉文淇於嘉慶二十五年貢入成均後，凌孺人戒子曰：「盛名，難副也，兒惟力學敦行，無負所知。」臨終遺命，猶重申此意，其識大體如此。⁸⁶由此可知，劉文淇有好的父母，以其身教言行教導他、影響他的人格養成和一生的成就。

（二）師生關係

在劉文淇的史傳人物中，洪梧、戴清皆為劉文淇的老師，〈先母凌孺人行略〉中記：「時洪桐生先生主講梅花書院，文淇往受業。……從桐生先生學，凡四年而後授徒餬口焉。」⁸⁷依此可知洪梧是他的受業師，是年嘉慶七年（1802）劉文淇十四歲，而洪梧卒後，劉文淇為他撰〈祭洪桐生師文〉⁸⁸。

劉文淇在〈戴敬齋先生傳〉文末記其與戴清的師生關係，說：「余應童試時，先生為認保，余以師禮事之，先生顧折節下交。凡所著書，屬余校定，偶有諍議，先生必改而從之。」⁸⁹可見戴清理應不是劉文

⁸⁴ 曾聖益點校：〈凌太孺人傳〉，《劉文淇集》碑傳，頁 362。

⁸⁵ 曾聖益點校：〈先母凌孺人行略〉，《劉文淇集》卷十，頁 248。

⁸⁶ 曾聖益點校：〈劉母凌孺人家傳〉，《劉文淇集》碑傳，頁 360。

⁸⁷ 曾聖益點校：〈先母凌孺人行略〉，《劉文淇集》卷十，頁 247。

⁸⁸ 曾聖益點校：〈祭洪桐生師文〉，《劉文淇集》卷十，頁 249-251。

⁸⁹ 曾聖益點校：〈戴敬齋先生傳〉，《劉文淇集》卷八，頁 187。

淇的受業師，而此事劉毓崧在〈先考行略〉⁹⁰中並未述及。

汪喜荀年紀比劉文淇大三歲，曾向劉文淇問學，故劉文淇在〈誥受中憲大夫道銜懷慶府知府汪君墓表代〉：「余少與君之考容甫先生交，君又嘗從學於余，熟君之行事。」⁹¹文中記汪喜荀在懷慶府知府任上的治績，為當地造福受人民所稱讚，即發生在道光二十六年（1846）的水旱兩次災難：

閏五月，大雨浹旬，沁、丹並漲，水高九尺有餘，淹及沿河邨莊三十六處，居民大恐。君冒雨馳赴搶護，自河內天師廟至武陟木樂店百餘里間，督率屬吏，竭五晝夜之力，將民堤加高培厚；又於張莊喫緊處所，捐廉趕築甃壩，堤身賴以穩固；又親赴被水邨莊，散放饌餅，分給蓆片，搭蓋竹棚，暫避風雨。工穩水落，始請緩征，繼求撫卹，大吏入告，蒙恩發帑賑、給口糧；君又親赴各邨莊，查勘撫慰，目擊情形，聲淚俱下；災民迎送道左，咸感泣曰：「此吾儕真父母也。」是年饑饉接畛，河內、濟源兩縣，搶糧者眾，禁之不可。君出示勸諭富戶有屯糧者，酌借與親族鄰里，公同登記簿籍，俟歲有秋照償，不償者許稟官追給。并勸富戶煮粥分路，以賑窮民之無告者。由是貧富皆安，各縣取以為式。嘗查郡境離水較遠者，諭令鑿井，輓轆引汲，資灌地畝。每行郊外，輒就農民，諄諄曉諭，人皆鼓舞從事，故二十六、七年間，河北彰德、衛輝、懷慶三府同時被旱，而懷慶府屬獨輕，賴君勸脩水利有素也。⁹²

⁹⁰ 曾聖益點校：〈先考行略〉，《劉文淇集》碑傳，頁 343-348。

⁹¹ 曾聖益點校：〈誥受中憲大夫道銜懷慶府知府汪君墓表代〉，《劉文淇集》卷九，頁 209。

⁹² 曾聖益點校：〈誥受中憲大夫道銜懷慶府知府汪君墓表代〉，《劉文淇集》卷九，

劉文淇忠實紀錄汪喜荀如何用心治理水旱災的過程，無非以地方首長之尊，身先士卒，體察民情，與災民同舟共濟，設法築堤防備水患及煮粥賑濟窮民，並勸修水利以抗旱災等，因及時進行良好治災措施，最終得以改善災情，獲得地方百姓的讚賞及感佩。可惜他最終積勞成疾，卒於懷慶府任上。⁹³據此，劉文淇在〈墓表〉文末，說：「儒素承家，經術飾治，勤官而死，誰不墮淚。」⁹⁴為汪喜荀一生致力於經世致用作出完美的總結。

(三) 朋友關係

劉文淇謹遵母戒「非文字之友不得妄交」，因此所往來結識者，皆以文林學士為主，其中有「官宦之友」，如劉鞏，也有「賢士之友」，像薛傳均、汪穀、方申、梅植之、戴文燦、薛長慶六位。

劉鞏，是劉文淇慕名很久最終才認識的朋友，先見其文，後見本人，認為他的一生和喬德謙很像，故在〈直隸州州判劉君墓表〉一文中說：

余謂君雅似喬君循吉，君於喬君，為鄉里後進，其高才不遇也同，而樸雅謙抑之度，無一不相似。……顧余與喬君，猶

頁 214-215。

⁹³ 劉文淇〈墓表〉：「君體素健，年逾六十，鬢髮未白。自中牟工次掌守大壩，烈風雨雪，經秋徂春，宿於蘆棚，蓆地而臥，感受潮濕頻年，夏患腳氣，然調治至秋即愈。去夏又告愆陽，深入太行山，步行峻嶺亂石中六十餘里，至白龍潭，取水歸郡，始得大雨。炎天遠道，涼霧深宵，感受山嵐暑濕，兼之積勞，遂至一病不起。」（曾聖益點校：〈誥受中憲大夫道銜懷慶府知府汪君墓表代〉，《劉文淇集》卷九，頁 215）。

⁹⁴ 曾聖益點校：〈誥受中憲大夫道銜懷慶府知府汪君墓表代〉，《劉文淇集》卷九，頁 216。

得侍几杖，敘殷勤，談笑終日，以申其繾綣，而於君，握手數語即別去，遂不復相見。以余契君至深而會合之難如此，殆亦有數存于間，而非人所能主者耶！⁹⁵

劉文淇感嘆劉鞏一生就像喬德謙，為人樸雅謙抑，卻高才不遇。他對喬德謙還能以晚輩身分侍几杖，敘殷勤，談笑終日，以申其繾綣；但與劉鞏卻只有一面之緣，想要再多深交、多認識卻是不可能，真是造化弄人。

劉文淇與薛傳均，同補博士弟子、同肄業梅花書院，師事洪梧，兩人相善數十年，對薛傳均的學行知之甚深，因此，他在〈文學薛君墓志銘〉文末，說：

嗚呼！君素性閒曠，依人非其所樂，以處境為生人極艱，始決絕去鄉里。然所學既見知于府主，而閩中賢士大夫交相引重，是宜有以稍發舒其志。意區而鬱抑，恒不自得，半歲中，所得寄示詩辭，大都酸惻愴楚；余固已悲君之意氣早衰，而卒不意其遽至奄忽也，傷已！⁹⁶

薛傳均因家道中落，以授讀為業，迫於生計，遠走他鄉福建，在此雖受到陳用光（1768-1835）和孫爾準等人的認同，⁹⁷但內心還是有些鬱抑難伸，得不到知己傾訴，所以半年的歲月中所寄示劉文淇的詩辭，大都酸惻愴楚，不像以前那樣意氣風發、才氣縱橫，據此，劉文淇慨嘆「君之家居默默，無以自見。其厚君者，又皆困磧無聊賴，不足以張君之學。君即老死牖下，誰為傳其書而信其學乎？則其可悼痛更何如耶！」⁹⁸最後，在〈祭薛子韵文〉中提到「如君之學，江淮所

⁹⁵ 曾聖益點校：〈直隸州州判劉君墓表〉，《劉文淇集》卷九，頁 224-225。

⁹⁶ 曾聖益點校：〈文學薛君墓志銘〉，《劉文淇集》卷十，頁 235。

⁹⁷ 曾聖益點校：〈文學薛君墓志銘〉，《劉文淇集》卷十，頁 235。

⁹⁸ 曾聖益點校：〈文學薛君墓志銘〉，《劉文淇集》卷十，頁 235-236。

少，如何命蹇，含光弗耀……君之遺書，閩中已刻，更謀不朽，刊詞伐石」⁹⁹，很傷感地將薛傳均不為時人所知的學問，揭示於後人。

劉文淇和汪穀在薛傳均住所相結識，汪穀經常點勘劉文淇之文稿，劉文淇亦執經叩問，反復辨論，汪穀卻毫無倦色。汪穀刻苦勵學，遇不明處，則吐哺執經問友，必得其通而後已，¹⁰⁰最終賚志以歿，對此，劉文淇在〈文學汪君傳〉慨嘆說：「夫以君之行義學術，無愧前修，使天假之年，其所造必不止此，必將有以自見于世。而奄邁痼疾，綿歷歲時，病中著述，多未成書，中道殂謝，有志未就。古人所為太息于非特無所遇於今，又將無所傳于後，而重致傷悼於命之不可知也耶！余既恨識君之晚，重以杜門養疴，罕能極友朋晤語之樂，又深悲君賚志以歿。」¹⁰¹可見知汪穀者，莫若劉文淇也。

方申，劉文淇在〈方節母家傳〉稱「方節母者，吾友方申端齋之母也。」¹⁰²而在〈文學方君傳〉一文中記兩人的交往只有兩處，一是道光九年（1829）凌曙卒後，劉文淇續延方申教授凌鏞。二是劉文淇與劉寶楠勸勉年踰四十的方申習制舉業，甫應童試，屢見黜於有司，而學益進。¹⁰³可見兩人算是有交情，卻不是深知相惜之友。這樣的朋友，還有薛長慶，〈薛君家傳〉僅提及「君年逾五十，始絕意進取，暇時作為文章，屬余點定，其文采頗可觀。」¹⁰⁴如此而已。

劉文淇對梅植之的認識和印象，就像薛傳均和汪穀，屬於勤學之士，〈清故貢士梅君墓志銘〉有言：

⁹⁹ 曾聖益點校：〈祭薛子韵文〉，《劉文淇集》卷十，頁 251-252。

¹⁰⁰ 曾聖益點校：〈文學汪君傳〉，《劉文淇集》卷八，頁 191。

¹⁰¹ 曾聖益點校：〈文學汪君傳〉，《劉文淇集》卷八，頁 191。

¹⁰² 曾聖益點校：〈方節母家傳〉，《劉文淇集》卷八，頁 196。

¹⁰³ 曾聖益點校：〈文學方君傳〉，《劉文淇集》卷八，頁 193。

¹⁰⁴ 曾聖益點校：〈薛君家傳〉，《劉文淇集》卷八，頁 196。

余交游中多勤學之士，其最攻苦者：甘泉薛傳均子韻，於百憂中手不釋卷；儀徵汪穀小城，病至咯血，讀誦自若。而君實似之。君中歲疊遭考妣喪，未除服而妻許氏又卒。家室蕩然，其愁苦抑鬱，無聊賴之狀，一寓於詩。余每不忍卒讀，勸其少輟。君諾之而莫能改。然君即不事吟詠，而所處生人極艱，身非金石，摧折之，斬艾之，欲求無死，不可得已。余固憂君之不永年也，而君竟以肺疾卒。¹⁰⁵

劉文淇對梅植之的遭遇甚表同情，也能體會他寄情於詩的苦痛。梅植之接連面對親人的死亡，這要承受多大的悲痛非外人所能想像的，故而藉助寫詩以轉換心情，得到心靈上的慰藉，但是傷痛還是難以彌平，最後正如劉文淇所擔憂的事發生了。

戴文燦，是劉文淇知之甚深的一位朋友，在〈清故貢士戴君墓志銘〉對他的才藝學識提出「三反」的評論¹⁰⁶。〈墓志銘〉提到梅植之的〈五君詠〉，寫道：

吾友梅君蘊生嘗作〈五君詠〉，以齒為序，君居其首，次薛子韻，次余，次劉楚楨，次王西御。其詠君詩云：「淵中富圭璧，含輝資深美；履道眾忘介，飲和物莫鄙。」蘊生固不輕許人者，其傾倒若此，則君之為人可知矣。¹⁰⁷

可見五人以戴文燦為首，結為君子之交。另，〈墓志銘〉表示「余

¹⁰⁵ 曾聖益點校：《劉文淇集》卷十，〈清故貢士梅君墓志銘〉，頁 236-237。

¹⁰⁶ 〈清故貢士戴君墓志銘〉：「余嘗謂君有三反：君最工制義，兼善院體書，人咸謂取青紫如拾芥，而君足迹不一踏京華塵，此一反也。君博覽群籍，於聲音訓詁致力甚深，而同儕講藝，酬酢紛紜，君獨若一無所省識者然，此二反也。君善談名理，偶發一語，饒有竹林諸賢風味，而束身甚嚴，履規蹈矩，不似晉人之放蕩，此三反也。」（曾聖益點校：〈清故貢士戴君墓志銘〉，《劉文淇集》卷十，頁 239）。

¹⁰⁷ 曾聖益點校：〈清故貢士戴君墓志銘〉，《劉文淇集》卷十，頁 239。

與蘊生、子韵、楚楨、西御諸君蹤迹至密，獨與君疏闊，或隔歲一見，或一歲三四見，然相視莫逆，亦與諸君等也。」¹⁰⁸雖然與戴文燦較少往來，但算是莫逆相交的朋友。

上述與劉文淇有親人、師生和朋友三種關係的人，除薛長慶外¹⁰⁹，其餘都是屬於直接或熟識的關係。此外，有些史傳人物，對劉文淇而言，算是朋友之親人或師長，其中有熟知朋友的親人，如劉寶楠之父劉履恂、王僧保和王翼鳳之父王家幹、程祥棟之祖程應鍾、丁晏之母丁妻劉氏、方申之母汪氏、汪穀之母楊太孺人；熟知朋友的師長，像劉寶楠的老師喬德謙。另外，屬於較不熟知的人之親人，如陳軾之兄陳輅、余文煥的祖父母處士余沅和妻姚孺人、嚴道發之母任氏。這些人與劉文淇之間存在一種間接或較不熟識的關係。然而鮑孝女、烈女劉氏、吳烈婦毛氏、周烈女，與劉文淇沒有任何人際關係，純粹表彰她們的懿德風範，而為其立傳。據此，段振華研究《清實錄》乾隆、嘉慶、道光三朝旌表列女之情形指出：「乾隆朝六十年共旌表列女 70,850 人，年平均旌表 1180.83 人；嘉慶朝二十五年共旌表 31457 人，年平均旌表 1258.28 人；道光朝三十年則旌表 296687 人，年平均旌表 9889.57 人。不難看出，道光朝無論從總數和平均數上都大大超過前代，到達了清代列女旌表的一個高峰時期。」¹¹⁰劉文淇於道光以後所撰之〈鮑孝女傳〉、〈烈女劉氏墓碣〉、〈吳烈婦傳〉、〈周烈

¹⁰⁸ 曾聖益點校：〈清故貢士戴君墓志銘〉，《劉文淇集》卷十，頁 240。

¹⁰⁹ 劉文淇在〈薛家君傳〉有言「君年逾五十，始絕進取，暇時作文章，屬余點定，其文采頗可觀。」劉文淇或許因為薛長慶是其門人薛壽之父的關係，而點定薛氏文章，可見兩人不算直接或熟識的關係。（曾聖益點校：〈薛家傳〉，《劉文淇集》卷八，頁 196）。

¹¹⁰ 段振華：《〈清實錄〉列女旌表概觀——以乾嘉道三朝為例》（湖北省社會科學院碩士學位論文，2016 年 5 月），頁 147。

女傳》，深受當時清廷旌表婦女之風氣影響，不無關係。

五、結論

劉文淇一生之活動，以揚州為中心，除幾度赴試外，足跡幾不出揚。其交遊者，亦多為揚州儒士。¹¹¹誠然如此，戴清、汪喜荀、劉鞏、薛傳均、汪穀、方申、梅植之、戴文燦皆是揚州儒士。此外，其餘史傳之傳主也以揚州人士為主，如：劉履恂、王家幹、方節母汪氏、汪母楊太孺人、鮑孝女等皆是。

劉文淇編撰之史傳文獻，無論是自撰類或他撰類，皆有其寫作的目的，較顯著者，例如：〈寶應喬君傳〉：「余嘉楚楨不忘其師，又與君有一日之雅，故義不獲辭。爰述其崖略，俾後之纂邑乘者，有所考焉。」¹¹²〈戴敬齋先生傳〉：「余故詳述先生著書大指，俾後之人有所考見焉。」¹¹³〈文學汪君傳〉：「嗣子寅壽雖在襁褓，然岐嶷有知識，他日能讀父書而闡君未竟之業，庶幾君之祉有所施已。」¹¹⁴〈鮑孝女傳〉：「余作〈孝女傳〉，第據墓表敘次之，不敢有所增飾，以示疑事毋質之義；而以所致疑者書於傳後，以俟異日採訪得實，更為文以表之。」¹¹⁵〈鄉貢士陳君墓表〉：「余因撮舉〈行狀〉之大略，以著君之為人，俾後世知吾鄉有篤行君子焉。」¹¹⁶〈處士余君暨妻姚孺人合葬墓表〉有言：「吾知孺人之心必大有所不安於此，而天卒使其子底於

¹¹¹ 曾聖益點校：《劉文淇集·前言》，頁 4。

¹¹² 曾聖益點校：〈寶應喬君傳〉，《劉文淇集》卷八，頁 184。

¹¹³ 曾聖益點校：〈戴敬齋先生傳〉，《劉文淇集》卷八，頁 187。

¹¹⁴ 曾聖益點校：〈文學汪君傳〉，《劉文淇集》卷八，頁 192。

¹¹⁵ 曾聖益點校：〈鮑孝女傳〉，《劉文淇集》卷八，頁 204。

¹¹⁶ 曾聖益點校：〈鄉貢士陳君墓表〉，《劉文淇集》卷九，頁 227。

成立，孫曾讀書自好，其昌熾正未有艾，絕地而變為吉壤，謂非天之所以報孺人歟！……爰據其〈狀〉，表而論之，以備史家之採錄云。」¹¹⁷諸如此類，可知劉文淇編撰史傳之目的：或提供世人知道揚州有篤行君子 and 懿德婦女，或給子孫認識先人的德業風範，或提供往後歷史學者採錄考證之寶貴史料。然而，這二十七篇史傳文獻，是劉文淇留給世人寶貴的清史傳記資料，尤其是研究清代揚州史傳人物，可補《清史列傳》之不足。

《劉文淇集》之史傳人物表¹¹⁸

八卷

姓名	字號	西元生卒年	籍貫	篇名	分類	關係
喬德謙	循吉	1772-1826	寶應	寶應喬君傳	文學賢士	
戴清		1762-1827	儀徵	戴敬齋先生傳	文學賢士	師生
王家幹	峙亭	1765-1842	儀徵	王峙亭先生家傳	文學賢士	
汪穀	小城	1794-1828	儀徵	文學汪君傳	文學賢士	朋友
方申	端齋	1787-1840	儀徵	文學方君傳	文學賢士	朋友
薛長慶	吉人	1773-1847	江都	薛君家傳	武生	朋友
方節母 汪氏		1776-1826	江都	方節母家傳	節孝烈 婦女	

¹¹⁷ 曾聖益點校：〈處士余君暨妻姚孺人合葬墓表〉，《劉文淇集》卷九，頁 230。

¹¹⁸ 此表以曾聖益點校：《劉文淇集》為參考文獻，且依本文研究結果，整理而成。

姓名	字號	西元生卒年	籍貫	篇名	分類	關係
汪母 楊太孀人		1770-1834	甘泉	汪母楊太孀 人家傳	節孝烈 婦女	
嚴節婦 任氏		生卒待考	丹徒	嚴節婦傳	節孝烈 婦女	
鮑魁瑛		1737-1752	儀徵	鮑孝女傳	節孝烈 婦女	
吳烈婦 毛氏		? -1820	甘泉	吳烈婦傳	節孝烈 婦女	
周絡馨		1830-1846	儀徵	周烈女傳	節孝烈 婦女	

九卷

姓名	字號	西元生卒年	籍貫	篇名	分類	關係
汪喜荀	孟慈	1786-1847	甘泉	誥受中憲大夫道 銜懷慶府知府汪 君墓表代	文臣官吏	師生
劉履恂	迪九	1738-1795	寶應	劉迪九先生墓表	文臣官吏	
程應鍾	序東	1756-1839	泰州	銅陵縣典史程先 生墓表	文臣官吏	
劉鞏	又曾	1778-1835	寶應	直隸州州判劉君 墓表	文臣官吏	朋友
陳輅	樸生	1811-1849	儀徵	鄉貢士陳君墓表	文學賢士	
姓名	字號	西元生卒年	籍貫	篇名	分類	關係
余沅	湘芷	1713-1753	揚州	處士余君暨妻姚	處士	

姓名	字號	西元生卒年	籍貫	篇名	分類	關係
姚孺人		1712-1782		孺人合葬墓表	節孝烈 婦女	
烈女 劉氏		生卒待考	寶應	烈女劉氏墓碣	節孝烈 婦女	

十卷

姓名	字號	西元生卒年	籍貫	篇名	分類	關係
薛傳均	子韻	1788-1829	甘泉	文學薛君墓志 銘、祭薛子韻文	文學賢士	朋友
梅植之	蘊生	1794-1843	江都	清故貢士梅君 墓志銘	文學賢士	朋友
戴文燦	蔚華 雲軒	1784-1848	揚州	清故貢士戴君 墓志銘	文學賢士	朋友
丁妻 劉氏		1755-1833	山陽	附監生丁君妻劉 氏 墓志銘	節孝烈 婦女	
劉錫瑜	懷瑾	1749-1840	儀徵	先府君行略	劉氏父母	親人
凌孺人		1776-1826	江都	先母凌孺人行略	劉氏父母	親人
洪梧	桐生	1750-1817	歙縣	祭洪桐生師文	文臣官吏	師生

引用書目

一、古籍

1. 清·徐世昌：《清儒學案小傳》，《清代傳記叢刊》學林類 5，臺北市：明文書局，1985 年初版。
2. 清·趙爾巽等：《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
3. 清·劉寶楠：《念樓集》卷八，《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輯》第八輯 156，臺北：文海出版社，1952 年。

二、專書 / 專書論文

1. 汪慶柏：《清代人物生卒年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年。
2. 曾聖益點校：《劉文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7 年。
3. 萬國鼎編，萬斯年、陳夢家補訂《中國歷史紀年表》，北京：中華書局，1978 年。
4. 潘榮勝：《明清進士錄》，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
5. 〔日〕小澤文四郎：《劉孟瞻先生年譜》，《晚清名儒年譜》第二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 年。

三、學位論文

1. 段振華：《《清實錄》列女旌表概觀——以乾嘉道三朝為例》，

湖北省社會科學院碩士學位論文，2016年5月。

2. 魏聰祺：《太史公「成一家之言」研究》，臺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1年。

四、期刊論文

1. 吳承學：〈哀祭類文體〉，《古典文學知識》，2009年第4期。
2. 郭院林：〈劉文淇書札四通〉，《揚州文化研究論叢》，2008年9月。
3. 曾聖益：〈郭院林〈劉文淇書札四通〉讀後〉，《揚州文化研究論叢》，2008年9月。

